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十一回 魏進忠旅次成親 田爾耕窩賭受軒

詩曰：千里相逢遂結縭，一朝傾蓋即相知。

漆膠雖合難心照，琴瑟調和可事宜。

便辟切須防佞友，忠良深羨得賢奄。

女中烈士真奇特，莫笑司晨是牝雞。

卻說傅婆子扯住進忠不放道：「我女兒生到□七歲，從來不出門邊，日夜母女相依為命，心性也不是個輕薄的，情願與官人為親。」進忠道：「這裡那裡說起！你的女兒尚且不肯嫁與人家，我又是個遠方人，如何使得？我為一時義氣救他，難道要你酬謝麼？」跳起身來就走。那婆子死緊扯住，那裡肯放。

進忠道：「你老人家好沒道理，我好意救你女兒，你反來纏住我，這到是好意成惡意了。」婆子道：「女兒雖蒙搭救，但孤男寡女同過一夜，怎分得清白？」進忠道：「我若有一點邪心，天誅地滅！」婆子道：「惟有你兩人心上明白，誰人肯信？你若不從，我娘兒兩人性命都在你是！」這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嚷將起來。

正在難分難解之際，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，說道：「有甚事，只須理論，何必吵鬧。」走上草廳來將婆子拉開，與進忠作揖。只見那人生得：

面闊腰圓身體長，精神突千氣揚揚。笑生滿臉堆春色，邪點雙睛露曉光。心叵測，意難量，一團奸詐少剛方。吮癰舐痔真無恥，好色貪財大不良。

那人與進忠禮畢，坐下，問道：「請教貴處那裡？尊姓大號？」進忠道：「小弟姓魏名進忠，北京人，因來東阿公幹。請問尊兄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田名爾耕，本籍山西平涼。因在北京住久，只為有些薄產在此，特來收租。敢問老兄在何處救舍親的？」進忠又將前事說了一遍。田爾耕滿面春風，極口稱贊道：「這是大丈夫奇男子義氣的事，是舍親疑錯了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女兒為人你是曉得的人，他卻不是肯苟且的人，但只是傳出去不雅相。」田爾耕道：「這是我家姨母，家姨丈當日在時積有數萬貫家財，東平州裡出名的傅百萬。不幸去世得早，未有子嗣，族中也無可承繼，且都是不學好的人爭告家財，將田產分與族人，止畜下數百畝養老田。目今尚有萬金產業，人家利其所有，都來求親，家姨母意思只要招個好女婿養老。我這姨妹乳名如玉，雖長成□七歲，從來不到門前玩耍。不意有這異事。雖蒙老兄拔救，但他寡婦人家的女兒，當不得外人談論。俗話『舌頭底下壓殺人』，老兄高朋之士，求詳察。」進忠道：「令親是富族名門，令姨妹是深閨豔質，須擇門戶相當的纔好匹配。小弟是異鄉人，且係官身，出身微賤，□分不稱。」爾耕道：「千里姻緣使線牽，怎講得遠近？看老兄這樣像貌，愁甚麼富貴功名。姨妹也可稱女中丈夫，這也不為錯配了。」

進忠低頭語，想起初救他時原是一團義烈之氣，全無半點邪心。及見他生得端莊，又聽得田爾耕說他家有許多田產，終是小人心腸，被他感動了，故此躊躇不語。田爾耕本是個寡嘴誇詐之人，那裡真有這許多產業，見進忠不噴聲，就知他有意了。遂笑道：「姨娘，你老人家且請進去，此事也不是一句話就成的。明日是個黃道吉日，好結婚姻。我親到魏兄尊寓做媒，定要他成這事。」進忠纔辭了起身，同田爾耕叫了牲口，別去。田爾耕道：「魏兄尊寓在何處？」進忠道：「州前。」爾耕道：「權別，明早奉候。」

進忠回到州裡下處，天已將晚，見兩個箭手在店裡吃晚飯，埋怨道：「你兩個怎麼不等我？」箭手道：「我們醉了，跑了一會，獐子不知去向，尋爺不在，又怕關城門，故先回來了。爺在何處宿的？」進忠道：「我走到一個林子裡，把獐子趕倒，被我捉住。醉中不覺月上，恐遲了，難得進城，尋著個人家借宿，請我吃酒飯，我就把獐子送他了。」箭手道：「便宜他好肚臟，店家取飯來吃。」進忠道：「明日再去院前探信，看可曾開門。」箭手道：「不必去，還未開門哩。早間州裡差人送節禮，也沒有送得。」進忠道：「再等到幾時？如今將近年節，怎麼好？」箭手道：「爺還是一個人，我們還有家小，少長沒短，年下是欠負的，都來催討，一夜也睡不著。」進忠想道：「如今我要成這親事，他二人在此也不便，不如打發他們先回去，到也乾淨。」遂說道：「卻是你們比不得我，你們事多人眾，我想你們在此無事，還恐老爺望信，不若我寫個稟帖，先打發你們回去罷，馬牌也把你們去，我回去時再向汪爺討罷。」他兩人千恩萬謝，感激不盡。遂拿了馬牌，到州裡討了馬，次日五鼓起身。進忠道：「你到揚州代我致意陳少愚，說我不及寫書子。」候他二人應命別去，進忠到天明，便將行李禮物收拾停當。

傍午，有三四騎牲口到店門首來，問道：「揚州魏提控可在這裡？」店家道：「在裡面哩。」叫小二進來報知。進忠出來迎接，田爾耕同三四朋個友人來，一一相見坐下。進忠道：「遠勞下顧，旅邸茶湯不便，得罪，得罪！」眾人道：「客中何必拘禮。」田爾耕道：「舍親多拜上，親事務望俯從。」進忠道：「異鄉微賤之人，怎敢仰攀？且是官身，事不由己，斷難從命。」爾耕道：「昨已說過，不必過謙，這幾位都是至親，故相邀同來作伐。」進忠道：「小弟有何德能，敢勞列位下顧。」那三人道：「舍親孀居孤苦，止生此女，每要招個好女婿養老，以圖照應。女兒也□分精細。今見老兄儀表，真是天生一對，郎儷女貌，足以相當。」進忠猶自謙讓，爾耕道：「不必說，且到小莊權住，擇個吉期，再到舍親家人贅。」進忠道：「遠勞大慮，屈到館中少敘代茶。」爾耕道：「也好，就當謝媒罷。」遂同到館中坐下飲酒。

忽對面桌上一人站起叫道：「田先生為何久不到小莊走走？」爾耕起身拱拱手道：「因為俗事羈絆，疏闊得罪，新正再來奉候。」飲畢，遂相別出店。到下處叫店主來算還了房錢，取了行李，同往嶧山村來。傅家置酒相待過，纔到田爾耕莊上住下。時已臘月二□二日，擇了二□五日吉辰，親去謝允，就備了四□兩禮金、八匹尺頭下聘，選訂正月□五日元家佳節成親。終日田爾耕引一班鄉戶人家子弟，來同進忠賭錢、吃酒、頑耍。

不覺過到正月初七日，正在那裡擲錢，只見個小廝拿進請帖來道：「劉翁請酒。」田爾耕接來看，上寫著：「翌午肅治春盤，奉扳清敘，祈早移玉。」下寫：「侍教生劉天佑拜訂。」看畢，說道：「你回他說，多拜上他，爺知道了，明日來。」領取五□文錢賞他，小廝應聲去了。次早，爾耕向進忠道：「小弟暫別，因劉家有約，晚間方回，失陪老兄。」後又道：「何不同兄去拜拜他？此人極是四海的，卻又好賭個錢兒。」進忠道：「素不相識，怎好唐突？」爾耕道：「年時曾在酒館中會過的。」進忠道：「改日罷。」爾耕道：「兄既不去，等我請他時再屈兄作陪罷。」遂赴席去了。

到次日，進忠取出五兩銀子定酒席。至□五日，便在傅宅草廳上擺列著喜筵。眾親鄰都來送禮，暖房飲酒。晚夕，一派鼓樂，兩行花燭，引著一對新人，雙雙立在氈上，拜堂合巹後，眾女眷送入洞房。真是：天上人間，□分歡樂。有喜會佳姻詞為證：

喜，喜珠垂鵲起，上眉峰，生壓底。氣溢門闌，春融帳裡。猩紅試海棠，穠豔歌桃李。綢繆上苑鵲鸞，尤帶巫山雲雨。笙簫引鳳上秦台，花燭迎仙歸洛浦。

會，會錦營花隊，燕成雙，鶯作對。鸞鳳和鳴，鴛鴦同睡。帶笑熄銀燈，含羞牽玉佩。羅幃繡幕生春，杏臉桃腮增媚。慶朱陳兩姓交歡，羨牛女雙星合配。

佳，佳嫩玉奇葩，如月姊，似仙娃。香肌膩雪，雲鬢堆鴉。結縭初奠雁，多子更宜家。天喜紅鸞高照，郎儷女貌堪誇。丹阜雙生比翼鳥，池蓮新發並頭花。

姻，姻意合情真，聯比目，結同心。陰陽交媾，蘭麝氤氳。好合如膠漆，調和似瑟琴。寶鏡雙鸞共照，瓊漿合巹同斟。此日金屏初中雀，明年綺閣定生麟。

進忠與如玉雙雙拜罷，同入洞房。眾親友都來看新人，歡聲謔語，喧鬧至更深方散。新人雙雙共入羅幃，脂香粉色，令人魂消。一個軟款溫柔，一個嬌羞睇睇。點綴之際，便見猩紅，進忠口分歡洽。次日起來謝了親，往眾親戚家去拜門，又置酒酬客。

三朝之後，如玉便問進忠：「這些箱籠內是甚物件？」進忠將魯太監差他送禮與汪中書的話一一說了。如玉就叫他到州裡伺候去，婆子不肯道：「我們山東的風俗要滿月後纔出門哩。」進忠在家，終日夫婦行坐不離，好生恩愛。

到二月盡間，進忠要到東阿探信。婆子道：「東阿縣有幾個親戚，前日都送禮的，你去拜望拜望。」進忠答應。打點衣服行囊，同個遠房小舅子並田爾耕三人上馬，同上州裡來。到親戚家拜望，各處畜飯住了兩日，纔到東阿院前訪問。汪中書尚未開門，只得又在親戚家住了兩日纔回來。

田爾耕道：「我們走劉家莊上過，何不同老兄去拜拜他，他問過兄好幾次了。」進忠應允，三人遂並馬往劉家莊來，見路上人不分男女，頭上都貼著甲馬，捧著香盒，紛紛攘攘。也有年老的年少的，也有大家婦女穿綾著絹的，都在人叢裡挨擠。進忠道：「這些人做甚麼，這樣不分男女的行走？」田爾耕道：「這是到人家赴會去了。」進忠道：「甚麼會？」爾耕道：「叫做混同無為教，不分男女貴賤，都在一處坐。」進忠道：「這也不雅。」爾耕道：「內中奸盜邪淫的事也不少。」

三人說著，望見前面一所莊院，馬到莊前，只見四面垂楊，一溪碧水，門樓高聳，院牆寬大，真個好座莊子。三人到了門前，只見門外兩邊放著兩張長條桌，每桌上放著三四個冊子，四個人在那裡寫號。那些男女們到了門前，記上名字，一個個點進去。門上有認得田爾耕的，道：「田爺請進。」爾耕道：「我是來拜你大爺的。」門上道：「大爺不在家，到東莊去了。」爾耕遂將進忠的拜帖遞下道：「大爺回來說罷，我們回去了。」門上道：「請用了齋去。」爾耕道：「不消了。」三人回馬而行。進忠道：「好個大人家！」爾耕道：「他是個宦家，乃尊是個貢生，在南邊做知縣。劉兄為人極好，只是濫賭些。他祖母最向善，一年常做幾次會，也要費若干銀子。」回到莊前，爾耕相辭而去。進忠進門對丈母說親戚相畜，故此來遲。又說去拜劉天佑，如玉聽見，便不有悅之色。吃過晚飯睡覺，夫奄一夜綢繆，正是新娶不如遠歸。

不日劉天佑來回拜，進忠畜他吃了飯，回到田爾耕莊上賭錢。半日進忠輸了五〇餘兩，回家瞞著奄子取了還他。那班幫閒放頭的，遂以他為奇貨可居，日日來尋他。劉天佑見進忠爽利，又有田產，也思量要算計他。爾耕又在中間騎雙頭馬撰錢。

一日，進忠打聽得汪中書開門，發憤起身，忙收拾了禮物同爾耕來東阿送禮。及到院前，汪中書已去了，進忠著忙道：「這事怎處？」只得要趕上去。此刻身邊又無盤纏行李，要回去取，又怕耽擱了。再到縣中訪問，說汪中書不能起早，是水路去的，進忠纔放心歡喜道：「他水路行，我早路快，回家收拾了趕去不遲。」遂急急要回去，無奈又被個親戚纏住不放，直至日落方起身。

三人乘著月色並轡而行，至三更時纔到劉天佑莊前。爾耕道：「我們到劉兄處借宿罷。」進忠道：「再耽擱不得了。」爾耕道：「起五更去不遲，半日功夫就到了，此地前去曠野，你又有許多禮物，最是要緊，寧可小心為妙。」進忠道：「也有理。」遂到莊上叫門。劉天佑出來相見，取酒管待，飲了一會，又要賭錢，進忠道：「有事要起早。」劉天佑問道：「有甚事？」進忠把要趕去送禮的事說了一遍。天佑道：「既有公事，就請安置罷。」爾耕道：「魏兄這禮據我說盡可不必送。常言道：『識時務者呼為俊傑。』如今汪中書已去遠了，一定是病重，纔由水路去哩。」進忠道：「不送沒得回書，這批怎繳？」爾耕道：「你定要繳他怎麼？你如今有家小在此，又有若干的家私，這分禮也有千金之外，這銀子拿了去生息，安居樂業，自在日子不過。到在衙門裡纏甚麼？自古道：『跟官如伴虎。』那魯太監也是鑽詐商人的，不義之財，取之何害！」天佑道：「田兄見道之言，其是有理。」進忠猶自沉吟。

爾耕道：「且拿骰子來耍耍。」小廝鋪下氈條，點上兩枝紅燭，放頭的取籌馬來擺下。擲到雞叫時，進忠輸了二百兩，爾耕贏了，說道：「天快明瞭，揭起場來睡睡罷。」進忠心上有事，又輸了錢，再睡不著。及到天明，反睡熟了。醒來時已日高三丈了，忙叫起田爾耕。小廝進去半日，纔討出水與茶湯來。又等天佑慢慢出來同吃早飯，已是日中了。三人纔上馬，各自回家。

進忠到家，已是申牌時分，如玉接著，問道：「原何不送禮，又帶回來？」進忠道：「他已動身去了。」如玉道：「去了，怎處哩？」進忠道：「我要趕到路上去送，老田叫我不送。」如玉道：「你不送，那裡討回書哩？」進忠又將爾耕之言說了一遍。如玉道：「不可，受人之托，必當終人之事，魯太監送這分厚禮，定是有事求他，你昧了他的，豈不誤他大事？你平日在衙門裡倚他的勢，撰他的錢，他今托你的事，也是諒你可托，纔差你的。你昧心壞了他的事，於自己良心上也過不去，他豈肯輕易饒你？老田是個壞人，他慣幹截路短行之事。切不可信他，壞自己之事，快些收拾，明日趕了去。」親自代他打點行李，備辦乾糧，五鼓起來催促丈夫起身，恐遲了，田爾耕又要來懸阻。天一亮，就備了牲口動身。

走未半里，早遇見田爾耕來了。爾耕也料定如玉不肯，必還要去，故起早從大路上兜來，問道：「兄早起何往？」進忠道：「還去送禮。」爾耕道：「好！沽一壺作錢何如？」進忠不好推卻，只得下馬，回到路傍酒店坐下。爾耕叫切三斤牛肉、兩箸饅饅，二人對酌。爾耕道：「兄原意不去，為何今日又去？」進忠道：「夜來尋思，還是去的為是，纔完此首尾，這批必定要繳的。」爾耕笑道：「這不是兄的意思，乃玉姐不肯。他們婦道家偏見，不知道世事。且問兄，這批文是幾時領的？」進忠道：「去年八月領，限〇月繳的。」爾耕道：「這就是過了。批限遲了半年，汪中書開過幾次門，又發放了二〇多日的文書纔起身，你為何不投批？」進忠道：「我那知他開門？」爾耕道：「你說的好太平話兒。你此來為何？你怎麼回官？說我不曉得？再者，你縱趕去送禮，汪中書就要疑你有情弊，就受了禮，心中也必不快活，回書上定有幾句不尷尬的話。批限又遲了，書子上言語又不順，你罪過何逃？小則豚罰，大則改革問罪，豈不是惹火燒身？」進忠原是個沒主意的人，被他幾句話點醒了，暗自度量道：「卻是遲了難以回話，況我已入湖廣壞了的事的人，倘被豚革，豈不惹人恥笑？也罷，歇了罷。」

二人出店，要回家去，爾耕道：「不可，你若回去，玉姐必要吵鬧，不如且到劉兄莊上暫住幾日再回去，只說送過了，沒有全收，就罷了。」二人竟到劉家莊來，天佑出來相見道：「二位來得早。」進忠道：「昨日多擾，特來完欠帳。」就把送禮的元寶取出四錠，叫他小廝送進去。少刻擺飯。纔舉箸，只見外面走進三四個人來，都是積年幫閒放頭的人，上廳來坐下。天佑道：「來吃飯。」三人也不謙遜，坐下低著頭，不論冷熱，只顧吃起，直吃得盡盤將軍纔住。天佑問道：「那事如何？」內中有個一隻眼混名獨眼龍的道：「已有幾分了，他叔了已去，他也出來走跳了，只是不肯到這裡來。」天佑道：「何不我們去就他。」獨眼龍道：「今日他在新王指揮家吃酒，與老王說妥了，酒後耍耍罷。」天佑道：「王指揮我也賀過他的，他尚未請我，你去向他說，何不同席請我。你快去，我們就來。」那幾個人飛奔去了。爾耕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天佑道：「福建小張惺，我想了他許多時，不能到手。今日同二位去，各備封人情送王指揮，合手贏他幾千兩買果子吃。」進忠道：「我不會賭，還是公平正道的好。我輸贏都是現的我若贏了他，欠我的也不能。」天佑道：「兄既不肯合，只各幹各的事。只得下場難保必勝，若輸了不要懊悔。」即備了馬，同進州裡。

來到獨眼龍家裡，相見坐下，已預備下好茶來吃了，說道：「新王今日不請客，戲子是州裡捉去了，張惺已向汪頭拜客，小陸鈎去了，只怕就好來了。」話未畢，只見小陸慌忙進來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那獨眼龍就如拾到珍寶一般，忙到門外等候。少刻，引進一個少年朋友來，甚是清秀，後面跟著四五個小廝，各各相見，問了姓名。茶畢，天佑道：「久違雅教。」張惺道：「豈敢。」獨眼龍道：「老相公幾時回府的？也不知道，未得遠送。」張惺道：「家叔暫到臨清算帳，不久就來。」小陸道：「怎奈有好客沒好主。」張惺叫小廝去取桌盒酒來。進忠道：「初識荊，怎好叨擾。」獨眼龍道：「朋友原是從初相識起，何必拘禮。」少刻，取了桌盒來，擺在上面。獨眼龍道：「酒還未到，且手談片刻何如？」爾耕道：「也好。」遂鋪下氈條，劉、魏、張三人擲五子朱窩。進忠道：「還是頭家管彩，還是各人自會？」張惺道：「頭家沒多食水，各人自備罷。」擲至過午，進忠贏了八百兩，劉天佑連頭輸了五百餘兩，張惺輸了四百兩。

吃過飯，田爾耕代天佑下場，擲到三更，代他把輸的都打在張惺身上，還贏起二百餘兩來，進忠共贏了九百餘兩，張惺連頭共

輸一千三百兩。進忠道：「且歇歇再來。」揭了賬。進忠道：「取天平來。」張惺道：「我沒有帶銀子來，明日奉還。」進忠道：「兄先原說過是現的。」張惺道：「就是明日也不為遲，難道騙你不成？」爾耕道：「老兄這話就差了。魏兄現帶了銀子在此，況又是兄說現的，怎又要到明日？」張惺道：「偏要到明日，怎麼？」站起身來就要走。進忠一把抓住道：「兌了銀子再走。」張惺道：「半夜裡銀子從何而來？你這人好小器，幾兩銀子甚要緊，就這樣急。」進忠道：「你該人銀子不還，到說我小器？你賴人銀子反是大方？」張惺道：「偏不還你，怎樣我？」進忠道：「你若沒銀子還我，把筋打斷你的！」張惺急了，跳起來。進忠搶上前一把揪住，拉在壁上，捻起拳頭要打。眾人上前勸開。獨眼龍道：「我們的頭錢寬兩日罷，二位相公的多少先還些，殺殺火氣，餘下的就到明日何如？」張惺道：「連你也亂纏！我原是出來拜客的，因小陸約我來吃新茶，並沒有打點來擲錢，我有銀子不把他，難道認真賴他的哩！」小陸道：「張相公為人最直，每次卻是分文不欠的，就到明日也罷。」進忠定不肯，說道：「既如此，就總在這裡宿，等明日取了銀子來再回去，何如？」張惺道：「我不能在此宿！」進忠道：「我也決不放你去，枉說白話。」

張惺被他纏得沒法，終是個小官兒，不曾受過人氣的，便說道：「也罷，我有個道理，我有莊田現在劉兄田肚子內，我意寫個倚抵帖子與你，明日兌銀子來取贖，何如？」進忠不肯。劉天佑道：「既魏兄不肯倚低，竟把田暫寫在我名下，我保你的銀子何如？」進忠方肯。獨眼龍忙取了紙筆，張惺寫了抵約，連頭錢共寫了一千三百五□兩。眾人押了字。進忠道：「不要寫我名字。」爾耕道：「這也是個意思兒，就不寫兄也罷了。」天佑到寫個欠帖與進忠，兩下收了，纔放張惺出門，三人就在獨眼龍家宿了。

次日，天佑要回去，進忠道：「他今日交銀子，怎麼到回去？」爾耕道：「田在劉兄田肚子內，劉兄久要圖他的，不得到手，今日卻卻的在他網裡。我們且回去，他要田，自然到他莊上來取贖，那時再納些利錢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」進忠心雖不悅，卻又不奸言語，只得一同回去。吩咐獨眼龍道：「他若來時，務必同他到莊上來。」又畜下個小廝來探信。三人同到劉家莊上，等了一日，也不見來。進忠覺得眼跳耳熱，心中不奈煩，想道：「莫不是家中有甚事故？」遂托言有病，要回家去。取了禮物，別了田、劉二人，上馬回家，家中安然無恙。如玉迎著問道：「禮送了麼？」進忠道：「送了，沒有全收。」如玉歡喜，置酒共酌道：「這纔是全始全終的，你幾時往南去？」進忠道：「消停兩日再處。」夫奄一夜歡娛，不題。

再言田、劉二人又等了一日，不見回信。到第三日，飯後無事，二人到莊前閒步，看莊上人割麥，只見遠遠的一簇人飛奔莊上來，乃到面前看時，乃是幾個穿青衣的，走近來，一條索子將田爾耕鎖起來。天佑忙問道：「為甚事？」後面人都到了，見小廝鐵繩鎖著，靠著手，哭啼啼說道：「張家的叔子回來了，知道他輸了錢，將田拉出，到州裡告了，將小的並小陸等四人都拿去各打了二□板，供出爺與田爺來，故押了來拿人，要追張家的抵約。」天佑聽了，轉身就要走，眾差人阻住道：「去不得，要同去見官哩。」因他是宦家子弟，父親現做官，故不好鎖他。天佑道：「我不走，家去換了衣服同你們去。」眾人纔放他進去，取了二□兩銀子打發眾差人，換了衣服同往州裡來。

適值知州升堂，押了田爾耕上去，不由分說，打了二□大板。天佑看他父親面上，免其豚罰，家人代打二□。追出抵約來看，知州大怒道：「豈有一夜就贏他一千三百餘兩的理？這自然是你們一起光棍合手贏他的，可恨。」眾人又稟出魏進忠來，知州道：「抵約上並沒有個姓魏的名字，仍敢亂攀平人。」又打了二□個掌嘴，原贓著落在各人名下，追出入官。眾人收監，俟贓完日定罪。原來這知州與張惺是同鄉，□分用情，那幾個破落戶沒取用，只苦了田爾耕吃苦苦苦苦苦，打了幾次，要追出四百兩贓銀，仍解回原籍。正是：

慣使機心成陷阱，難逃天網入牢籠。畢竟不知田爾耕怎生脫身？且聽下回分解。